作家专栏

乡间游戏

□ 樊发稼

比起今天电动小汽车之类各式 各样价格不菲的电子玩具来,我小时 候从未见过一件像样的玩意儿

我们玩的无非是在农村可以就 地取材、自己制作的简单玩具,比如 可推着转圈儿往前滚的铁环,用竹片 做的"竹蜻蜓",以竹篾为骨的纸糊风 筝等等

玩什么东西,也跟季节有关系。 比如,气候寒冷的冬天,主要是玩踢

我会自己制作鸡毛毽子。制作 过程大体是:

先向大人讨要一枚中间带有方 孔的铜钱。然后到河边、房前、宅后 寻找鸭子由于新陈代谢自动脱落的 鸭羽(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饲养鸡 鸭),将鸭羽下面的白色管子剪下 截,再将管子下端用小刀细心劈成四 片,穿过铜钱的中孔,用针线缝紧,牢 牢固定住(铜钱用一小块土布缝 裹)。最后在上端开口的鸭毛管子里 插上三根鸡毛即可。这鸡毛可是大

有讲究的:必须是色彩鲜丽的公鸡 毛。按乡里习俗,每遇喜庆,如婚嫁、 孩子周岁,必宰鸡摆宴,招待前来道 喜的亲朋。宰完公鸡(母鸡会生蛋, 除万不得已,一般不室).鸡毛涌堂弃 之不留,从中很容易选取适用于做毽 子的漂亮鸡毛。

毽子本身是"易耗品",踢了 就"坏脱"了。集市上又没有出售 于是就要自己再做。我在初小 读书期间,亲手做的鸡毛毽子少说也

毽子是男生女生都会踢的。 得学校里组织过踢毽子比赛,比踢的 花样,但好像主要比一回踢多少次不 一个女生曾创造一下踢二百 多次不断的全校纪录。

至今难忘、且令我难以置信的一 件事是,我小学二年级时,冬天课间 和同学们一起踢毽子玩儿,那时我居 然还穿着开裆棉裤,以致在踢毽子过 程中,绝对不敢将长袍下部往上撩起 来,很是狼狈。



张志安 水墨画《春暖鸭先知》

的家乡-崇明岛,我爱 长江边上家 门口的岸转 河,我要赞美 岸转河边的 芦苇。那遍地的芦苇似

我爱我

乎也有几分灵气,让人充满了自豪。 春光明媚,岸转河边的柳树最先 发出嫩芽,河滩上的芦苇也不甘示

叶

弱,根根争先恐后地吐露新芽,它们 吮吸着春天的甘露,勃勃生机,老柳 树见了那一片绿叶也甘拜下风。选 个晴朗的日子,登上堤岸,随手摘 一根芦苇芯用嘴吹响,它会给你带来 无尽的回忆。当片片苇叶摇曳在春 风里时,又向人们展示出"春风又绿 江南岸"的诗情画意。

夏日炎炎,河滩上的芦苇已经长得很高,一阵风吹来,芦苇荡变得活 跃起来,它们前推后仰"沙沙"作响。 运气好时,你能看见一些小水鸡穿梭

在芦苇之间,自由自在,他们把这绿 色屏障当作自己的家,觉得安全舒 我想,这些芦苇以它弱小的身 躯,默默无闻地为岸转河装点了-姿容,那么,我们做人是否也可以像 芦苇那样不图名利默默奉献呢!

秋风送爽,芦苇已经枯黄,但它 们仍然笔直地挺着,秋风吹过,纺锤 似的芦苇叶全都平平地顺风指向一 边,好像无数个风向标。深秋,当大雁南飞的时候,也正是芦花怒放的时 候,那洁白的芦花将百里江滩打扮得 片如银。那一束束洁白晶莹的芦 花,经农家之手变成了一双双御寒的 芦花靴。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多亏它 温暖了江边穷人和他们孩子的光脚 丫,帮他们熬过了凛冽的严冬。现 "芦花靴"已经成了奢侈品。

冬意凛然,两岸的芦苇日渐稀 少,东一片,西一摊,显得格外丑陋, 岸边散落的一片一片芦苇叶难免显 得凄凉,只有那些手拿镰刀割芦苇的 村民和停靠在岸边拖运芦苇的汽车 才显露一点生机。哦!我知道了,它 们又踏上新的征程。

别看芦苇是小小的植物,它又是 抗击风浪的斗士。难忘1997年11号 台风,更是见证了芦苇的品质和价

笔走心缘

值。当狂风、暴雨、高潮"兄弟三个 一齐向人们"滥发淫威"的时候,江滩 上的芦苇挡住了狂风,顶住了恶浪, 抗击着高潮位,即使被风浪压下水底 的时候,它们会重新抬起头来,挺起 腰杆,忠诚地守护着江堤。此情此 景,这芦苇不就是江边的青松,而在 某种意义上又胜过青松吗?

别看芦苇是平凡的植物,它也是 净化水质的好手。芦苇用那发达的 根系,将沟河污水中的富营养物质吸收得干干净净,用它辛勤的劳动换来 一汪汪甘甜的清水。它不就是天 然的净化器吗?

别小窥了芦苇的作用,它在战争 年代还是杀敌御寇的好武器呢。 战时期海岛的游击健儿,就是利用芦 苇这个青纱帐作掩护,与敌周旋、打 击日寇的。芦苇为抗战的胜利同样 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芦苇带给人们的是生机,是奉 献,是希望,是温馨,更是幸福。崇明 人民钟情于芦苇那也是情在理中。现在,百里江滩上留下了芦苇的丰富 的根源,相信不久的将来能重见它挺

芦苇,我们歌颂你、赞美你。你 是岛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马妮娜 油画《遍布芦苇的堤岸》

诗韵悠悠

城市来了骆驼

□ 朱锁成

你站在公园门口, 城市耸起一座昆仑。 一直走在沙漠的你, 走进繁华 你不会被眼前的缤纷 迷恋了脚步吧。

颈被举着相机的绳牵着, 我才明白你 和阳光和节日一起 成为镜头里的镜头。 你一会站立, 一会匍匐,

任谁都可以骑在你的峰峦, 牵着你的头颈摆出各种造型。 城市瞬间行注目礼, 是崇敬你的巍峨你的坚韧?

其实,在相机眼里, 你就是一棵随意流浪的摇钱树。 你不会就此被人磨灭峰锐。 不会真的被城市的闪烁 迷离了归途。

受害与被害之间就一字之差。 怕就怕从不情愿到情愿……

永隆沙

我是在祖国的第三大岛-明岛上长大的。小时候,就听说岛上 除了我在的上海市崇明县(现为崇明 区),邻近的还有一块属于江苏的地 方,叫永隆沙。

1997、1998那两年夏天,油菜籽 丰收时节,家家户户都有好几百斤。 父亲看到了里面的商机,带着母亲, 还有放暑假的我,开着小客车在家附 近的大路小路上游荡,吼叫着:"收油菜籽了,收油菜籽了!"车一直在马路 上走,最后居然去到了永隆沙。那 时,我第一次知道永隆沙,也第一次 踏上这块土地。

这就是我对永隆沙的所有的记 不多,但却足够深刻。

今年10月的一天,受江苏朋友 的邀请,有机会再次去到永隆沙。 早,我随采风的朋友们一起坐上车, **去**往启隆镇。

车子到了摆渡口,上摆渡船,再 到崇明岛上,一路行驶。这一路,我 靠窗坐着,眼前的变化是显而易见 的, 齐整崭新的柏油马路, 阳光洒出 一片明亮洁净的气息;绿植整齐铺 陈,河流清澈见底,碧绿的荷叶错落 交织在一起,一种大自然的美;还有 不远处,矗立在那里的多栋高楼,像 不凡的巨人,俯瞰着这个成长中的土 地。车子开过某一处的转角,我惊奇 地发现,这居然是我熟悉的一块地方 -父亲当年收油菜籽的地方。

不一会,车子将我们带到了刚刚 看到的高楼——绿地长岛。视野立 马开阔起来,豁然开朗。车轮滚动 间,驶达的现代化的嘉仕有机现代农 业项目,果蔬出口的都是欧美发达国 家,种植的有机茄子,大而饱满,只只

"平"则"安"

□北风

"平安",对于人生而言,是最 为珍贵的。怎样获得平安? 按照 我的理解,那途径就写在"平安"

这两个字里,是说"平"则"安"。 "平常"则"安"。怀平常心, 做平常人,过平常日子,就会安 好。平常,就是普通、一般性,就 是大流。平常是社会的主体,大 流是社会的主流。社会乃至整个 自然界,自会保护平常阶层,保护 基本力量,使其稳定和安泰。 常以外,便是特别了。特别,自会 有特别的遭遇,特别的成本,特别 的付出,特别的不舒服。人生丢 弃平常换特别,不划算。

"平静"则"安"。心平如镜, 心气静谧若止水,为真正的明净 透彻。平静之中,没有大风,没有 大雨,波澜不惊以外还能享受那 种平素、休闲和禅意。平静就像 一杯上好的茶。

"平和"则"安"。平和,是说 性格温和。性情温顺,处事和气, 既能营养身心,又能减少摩擦力, 降低损耗,身心的使用寿命便 长。性格暴躁、激烈,为搅局的罪 魁,不得安宁的是自己。 "心平"则"安"。心平,实际

上是心浅。心平的人,要求低,所 以总会满足,而心满意足最能保 佑人。内心不平,俗话叫"心黑", 是指贪心。贪心就会有无数的诉 求,无数的不满意,而且这一个大 窟窿永远填不平。

平安金贵。由"平"而"安" 因"平"得"安",愿大家平安。



在大爱公园,像回到从前的岁 月。年轻时的父亲母亲,弯下腰在忙 碌地收割,把收拾下的农作物扛上小 推车,往家里推。

随行的朋友们围坐在一张长桌 子旁,四面通透,无比舒爽,抬头去 看,上面挂着满满一藤蔓的丝瓜、扁 豆,还有一只葫芦随着吹过的微风, 轻轻摇曳着,像在和我们打着丰收的

这里的变化是惊人的,已经不像 农村,更像发展中的城市地标,给我 们介绍的启隆镇书记说,这里原本都 是河滩,或是农田,我们引进,也享受 着国家政策的福利,也希望能把这里 建设得更好!还有一会后,另外几位 朋友拿着他们在地间挖了好几大马 甲袋还挂着泥土的地瓜,回来了。 瓜个个饱满圆润,朋友们都像孩子样 地快乐的回来。我突然也像个孩子 样,眼前的场景,让我真有些迫不及 待地想要回到那时的年华。

就是在那里,我竟然迫不及待地 想到了回家。我比原来的行程少待 了一天。许久没有回家的我,决定去 往崇明岛上的另一处——我的家。 我给父亲打了电话。哪怕是在电话 那端,也能听到父亲接到我电话的那 种激动。父亲说:"好……好……

记不清,我已经有多少日子,没 有主动给父亲打电话了。现在的父 亲,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年 轻人了,他已经垂垂老矣。而我一年 陪伴他的时间几乎可以用十根指头 掰出

挂掉电话后,我看着两侧,一晃 而过的一幕幕场景,像放电影一样。 车子像一阵风,伴随着轻轻洒进来的 阳光,离我即将到达的家越来越近, 我的心"噗通噗通"地跳,越发地激动 起来。

□ 崔立